疫情之下，自然教育机构深陷行业寒冬

◆本报记者陈妍凌

武汉居民匡红已经快1个月没出过小区了。作为“乐跋自然”自然教育机构负责人，他原本春节后有满满当当的工作安排：一系列新员工、社区自然导师培训会和10多场公众自然教育活动。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培训和课程转为线上，大部分线下活动延期。

全国自然教育网络日前面向249个自然教育机构/个人开展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自然教育行业影响》(以下简称《报告》)调查显示，受疫情影响，取消或推迟的活动/课程数量达5080场，八成以上机构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将下降，且如果市场没有起色，将有七成机构在暑期结束前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全国自然教育网络秘书处秘书金辰感叹：“这是场行业寒冬。”

危机当前，从业机构正努力通过开辟线上课程等方式自救，同时也盼望获得来自政府、公益基金会等各方的更多支持，让还处在发展初期的自然教育行业扛过风雪。

疫情突至，行业旺季成“寒冬”

寒假和春节假期叠加，是每年自然教育机构开展线下活动的旺季之一。各家机构今年早早便安排下丰富的活动项目，准备大展拳脚。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而至。

1月中旬，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负责人王愉关注到疫情信息。从1月20日开始，她和同事们连开讨论会，成立冬令营疾控小分队，分析自身营期的特点以及可能的风险，补充完善安全预案，制定营前健康指导、营期健康管理规则和疫情风险紧急应对措施，向报名营员和家长发布了健康和接触史追踪问卷。他们还咨询和了解了营期所在地的疾控管理办法、疾控中心电话，周边的发热门诊和医院位置等信息。

然而，随着疫情信息的陆续披露，严峻的防控形势摆在大家面前。自1月23日起，陆续有家长提出退营。机构尊重家长意见，给予全额退款。4天之后，7个未成行的冬令营全部取消。

同样取消大量活动的，还有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自然教育机构。机构取消了10场为期6天以上的长线活动、10场短线活动和20多场单日、半日活动。根据相关规定，未成行的国内活动项目，实际发生成本可由机构与客户协商共担，但部分家长并不乐意为此买单。国际路线项目则已全款支付住宿、机票等，退改签更不易。为了维护客户关系，这家机构选择尽量靠自己的能力承担相应损失。所以，单就活动取消这一项，机构就直接损失约200万元。

《报告》显示，48%的机构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使运营成本变高。支付应付账款中增加了非常规项，即由于疫情原因导致课程活动全线取消，由此造成的包括国际研学预定费用(酒店定金及机票退费)及在国内退改免费政策出具前的退改费用等。除此之外，基地建设投入、前期营销推广投入等成本，因为新冠疫情无法在计划期内获得收益，也成为增加的成本。

调查发现，半数以上机构现金流紧张，74%的机构账上余额无法支撑6个月，64%的机构只能支撑不超过3个月。已有少数机构无法抵御此次风险，宣布离开自然教育行业。

因境频现，“现实很骨感”

受疫情波及的，不仅是寒假期间的业务。以中小学生为重要服务对象的自然教育，还面临春季甚至暑期业务受损的考验。

四川、广东、山东、山西等地近日明确，中小学校因延迟开学耽误的教学时间，可通过周末调课、压缩暑期假期等方式补偿。也就是说，孩子们下学期的课余时间将非常有限。一位自然教育从业者坦言：“自然教育相比其他主课的课外班，竞争力比较弱，家长会优先满足主课补习，再考虑自然教育课程。”如此一来，于自然教育机构而言，损失又多了一重。

《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自然教育机构造成的主要是负面影响，表现在营业收入减少、现金流紧张、预计报课减少、运营成本增高、员工复工率低等方面。

近六成受访机构表示，在疫情结束前，都将远程办公。这使得以活动和课程为主业的机构因业务量锐减，导致员工工作量不足，部分有招募计划的机构也因为疫情中止了新人入职。一些机构采用减少员工浮动绩效的方式控制成本。

目前63%的机构表示，人员保持不变，没有出现明显的增员或减员现象。相关分析认为，这可能与从业者热爱自然、喜欢从事教育及和孩子互动的工作等强烈主观意愿相关。尽管如此，调研人员仍然提醒，长时间的停工降薪并不利于行业人才的储备及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究竟会持续多久，目前尚未可知。调研人员表示，这也为自然教育行业带来了不确定性，使行业陷入被动。

调查显示，拥有1~5人专职员工的小规模机构，资金大多能撑3个月，6~10人的机构资金存量相对表现比较平稳，抗风险能力略强。而受访机构中，45%的机构是1~5人的小规模运营机构，20人以上规模的机构仅占15%。

有8年历史的一家机构负责人坦言，面对此次困境，“也只能扛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机构自救，线上开课能否赢得新机遇？

疫情考验着自然教育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也考验其客户忠诚度。

自然教育机构——“植物私塾”取消的春节后两期冬令营活动，就实现了营员“零退费”。营员自愿选择转而参加机构的夏令营，抢占往年“一席难求”的夏令营名额。机构创始人张新宇说：“客户长期参加我们的活动，与机构有很深的联结。”

疫情也给他和团队提供了难得的转轨契机，认真思考研究原本浅尝辄止的线上课程业务。

2月1日，张新宇在朋友圈“求朋友们推荐适合教育直播的入口”。半个月后，他就在喜马拉雅App上直播开课了。《每一株植物都在对你说话》课程，吸引了超过7.3万听众。“我第一次直播，比较生疏，但还是蛮有趣的。”张新宇说，自己过去对线上开展自然教育有顾虑，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思考，觉得线上线下是可以互补的。

《报告》显示，57%的机构明确提出发展线上业务的计划，17%不计划发展线上业务，另有26%的机构还在考虑中。

不过，线上试水考验多。一家自然教育机构本月紧急制作课件、筹备上线网课，但反响和收入与平素的线下业务相去甚远。负责人感慨：“开网课是非常时期的无奈之举。”

“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做线上课程。”张新宇认为，线上是完全不同的生态，线上课程单价下降或免费，如果没有足够庞大的流量，就意味着转型失败。线上开课，要有做课程的思维，还要有做“节目”的思维。

不少机构认为，线上教育已经成为现实，自然教育的线上课程也可能是种趋势，但是线上课程还不能取代线下注重场景和体验的自然活动。

但无论形式怎么变，“教育内容为王”不变。《报告》显示，约四成受访者认为，疫情是一次很好的可以放慢节奏、修炼内功、提升课程质量的机会。近半数机构认为疫情是一次机遇，让从业者反思机构的业务构成是否健康，从而助推机构突破舒适区，进行转型探索。

据统计，自然教育机构陆续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利用时间进行机构盘点和战略规划(68%)、提升员工能力(63%)、课程设计研发(57%)、以及加大自媒体传播力度(42%)，制作和营销线上课程(32%)，开发文创产品(23%)等。部分机构还开源节流，开放下半年活动预报名、争取合作伙伴预付款等，优先解决现金流问题，确保活下去。

《报告》建议，机构、平台和政府携手克难

《报告》比照2003年SARS疫情后消费者的表现，综合政策引导等因素后预测，虽然此次疫情让公众对于聚集性活动、野生动物产生恐慌心理，但公众对于更加健康、自然友好型消费方式会有更多的倾向性。有研究人员预测旅游业的恢复时间约需要13~15个月，类比自然教育行业，其机构体量小，虽然敏感脆弱，但是生命力较强，所以恢复的时间相比成熟的旅游业会更短。

疫情之下，公众对于下一阶段是否参加自然教育活动，态度纠结而复杂。匡红日前就此对用户做了个小调研，发现结果两极化。一部分人怕出事，选择“尽量别参加了”，另一部分则呼朋引伴，盼望疫情结束后花更多时间在自然中，深入了解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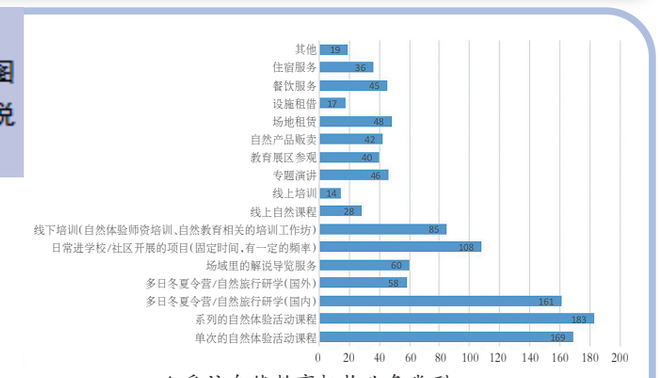
相关资料显示，SARS疫情结束后，更多的消费者选择自然旅游目的地。因此，《报告》提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以乡村、自然保护地等为目的地的自然教育活动相比城市的会更快恢复；以武汉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东部城市，业务恢复较为缓慢；基于对消费能力、可支配时间的评估，短期的、个性化的自然教育课程会更受欢迎。

不过，疫情让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受创严重，公众对于安全风险会格外敏感。因此，对新近或正在大力投入营地硬件建设的机构，《报告》建议，疫情过后，可采取分工合作的经营模式，降低业务全面开发带来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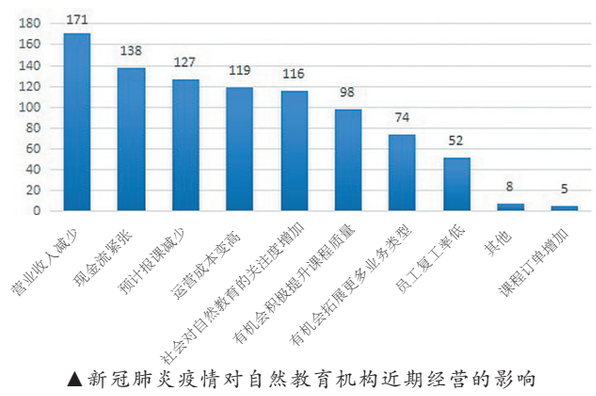
此次危机也引发了对自然教育行业脆弱性的反思。从业者表示，行业定位不清，缺乏规范；行业多元结构不足，无法形成健康的生态；行业开放性不足，缺乏影响社会层面的行业发声；即便发展初期红利犹存，但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弊端也不少。

《报告》建议，从业机构、行业平台和政府等各方携手克难。比如，从业机构优化内部管理、调整业务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做好客户维护；行业平台加强业内需求分析并整合外部资源，为从业机构发声，争取权益；政府部门在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的同时，给予自然教育行业政策和资金扶持，帮助行业早日走出低谷，用自然教育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为生态保护长期护航，避免类似疫情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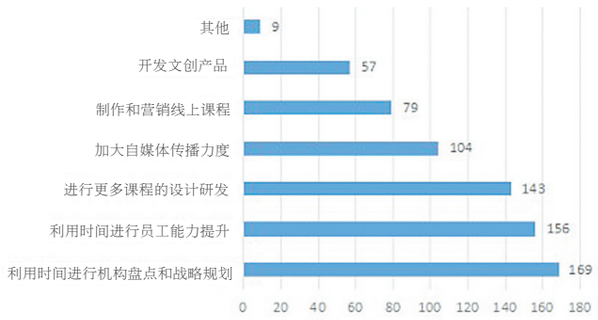
图说



▲受访自然教育机构业务类型



▲新冠肺炎疫情对自然教育机构近期经营的影响



▲自然教育机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措施

数据来源：全国自然教育网络

延伸阅读

以自然为师，疫情这堂课不能白上了

“我倒不是担心自己会失业，”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讲师冬小麦说，“我真正担心的是疫情带来的这堂‘人生大课’，稀里糊涂地白上了！”

“公众的感受是碎片化的、不全面的。”张新宇认为，公众对疫情产生畏惧和恐慌，意识到新型冠状病毒宿主可能是野生动物，拒绝食用珍稀野生动物，这些是表层认知，至于为什么需要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公众尚未认识到位。“很多人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必须建立在人们自身掌握大量知识的基础上，同时要有公共舆论平台上极为充分的传播。”

在冬小麦看来，维护完整、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不是不吃野生动物就可以了，它还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和每一寸农药化肥侵蚀的土地、每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有关，和每一袋垃圾、每一张抽纸、每一次消费行为有关。而接受自然教育，也不是为了让人有机会炫耀自己识得多少动植物、满足猎奇心或者显示征服力地把玩蜘蛛、蝙蝠，而是以自然为师，了解自然、尊重自然。

所幸，从业者近段时间在网上不遗余力的观念输出，收到了积极的反馈。这些天，让王愉有些意外又备受鼓舞的是，疫情期间，报名参加机构今年自然教育活动的学员增加了。她问家长们，对疫情过后的活动内容和形式有什么建议。家长们说：“走近大自然怀抱，感受来自大山大河的力量，学会敬畏自然。”“增加一些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地质知识的讲解。”“对于大青春期的孩子，有更为深、广的自然知识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思考。”

王愉说，自然教育应该要带领人重新反思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和联接，也应该带领更多人走向人与自然关系修复的道路。“这是一个行业的使命。”

冬小麦也表示：“自然教育不是讲道理，而是陪伴一个一个的人，把‘道理’过成一天一天的生活，才有意义。”

2013年，作家何建明在《非典十年祭》中写道，“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

惟愿灾难的预言不再应验

◆本报见习记者于天昊

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2013年写《非典十年祭》时，曾预言：如果一些国人不改变饮食方式，SARS病毒会以另外一种形式重现。

不幸的是，七年之后，预言应验了。

2003年：灾难之后的审视

把时间拨回到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在中国传播——SARS短短半年，造成中国内地349人死亡，感染人数达到5327例。

人们没想到，原来餐桌上的野生动物，会招致这样恐怖的灾难。一时间，果子狸成为众矢之的，滥食野味第一次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2004年，非典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在北京聘请15位知名作家，为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种代言人。

当时，敏锐的作家群体已经意识到：如何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看待野生动物，应成为一个亟待被世人重视的话题。

“非典结束后，我们想让作家们为野生动物发声，呼吁人们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时任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报社离休干部高桦说。当年的事情，她依然历历在目：“我们让每个作家代言一种野生动物，让他们写一写文章，引起大家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

于是，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就成为了野生动物代言人。陈建功为扬子鳄代言、吉狄马加为藏羚羊代言、张抗抗为老虎代言、舒乙为雉鸡类代言……

吉狄马加给葬于枪口下的藏羚羊写了一首诗，以人类之名向它们致歉。

张抗抗回忆第一次听到虎啸时的感受，痛斥那些捕杀老虎之人。

何建明描写了在部队与一只长臂猿成为好友的故事，分别时，长臂猿追车送行，令人动容。

2013年：以文字重祭当年

人们是否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痛？不得而知。

但，非典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关于那场灾难的一切日渐模糊，人们很快想不起那个柳絮飞扬的季节，想不起每次出门前要戴上12层以上的棉布口罩，许多人更是忘记了那时收看电视上新增病例的恐惧感。

2013年，何建明写了《非典十年祭》，希望社会严肃思考从管理体系到灾难预防能力、从公民意识到灾难防治资金投入等问题。

他写道：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我们不曾作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努力向往，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一丝停顿和小歇的时间都顾不上。其实这很恐怖，有时我想想这样的恐怖比非典灾情本身更恐怖，因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

“苦难和死亡早晚还会向我们袭来，等着吧——没有记性的人们！”末尾，他发出这样的疾呼。

3年后，吉狄马加在《我，雪豹》中，以一只雪豹的视角，痛陈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加害和追捕：

这个世界亘古就有的自然法则
开始被人类一天天地改变
钢铁的声音，以及摩天大楼的倒影
在这个地球绿色的肺叶上
留下了血淋淋的伤口，我们还能看见
就在每一分钟的时空里
都有着动物和植物的灭绝在发生
我们知道，时间已经不多
无论是对于人类，还是对于我们自己

几年过去了，张抗抗在散文《他人》中，再次提到“非典”疫情：一些餐馆大肆收购、杀戮、烹煮野生动物为牟取暴利；一些食客面不改色食用野生动物以饱“福”或炫耀财富；甚至有人不惜以野生珍稀动物作为最高规格的宴席，乃至作为“行贿”的工具——在这个破坏自然生态的“人链”中，可有“他人”的位置么？

可惜，作家们的呼喊淹没在城市嘈杂的建设声中，淹没在野味餐馆此起彼伏的杀戮中，淹没在人们快速前进的脚步中。

2020年：预言成真的时刻

“非典”已经过去了近20年。2020年，没人能想到，冠状病毒换了特性，改了名字，再次以疾风惊雷之势席卷中国大地。这一次，它的力量更强了，短短一个多月，就造成了数倍于当年“非典”的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

更可怕的是，这一次病毒的源头或许还是熟悉的面孔——本不该出现在人类餐桌上的野味。从SARS到新冠肺炎，从果子狸到蝙蝠，从北京到武汉，一切仿佛同一套剧本，换了个时空，重演了一遍。

“2013年写作《非典十年祭》的时候，我曾说，这种病毒会以另一种面目重现。”何建明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沉沉的一声叹息，“我的预言成真了。”

“我曾经在书中写，如果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不加以改变，政策不能够落到底层、落到实处，非典这样的灾难还会卷土重来。这次的疫情就充分说明了这些问题。”何建明说。

疫情爆发以来，何建明不断反思，接二连三地提出建议。

“我建议，中国人究竟应该吃什么、吃到什么‘度’，应当引起全国人民的重视。”何建明说，“这些年，我们没有改掉身上的顽疾。我们还缺乏对野生动物的尊重。地球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和动植物之间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很强大，但是并不意味着就要侵犯、掠夺，我们应当尊重弱者的存在，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帮助我们强大自身。”

“蝙蝠很弱小，但是因为人类自始至终对它不够尊重，才会又一次被病毒侵袭。”何建明说道。

“虽然这十几年来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我们的进步很大，但是面临的问题依然很多。”张抗抗谈及此番疫情时难掩惋惜，“十几年前的SARS也好，今年的疫情也罢，都是人类的行为侵犯了野生动物的生活，造成它们的生存环境异常，使得它们与人类之间出现了异常的亲密接触。”

“胡东林的《山林笔记》令我感触很深。”张抗抗谈及最近的感悟说道，“长白山的熊平白无故被人杀死，被取熊掌、熊胆、熊皮，可怜至极。归根就底，是因为利益驱使。动物都是无辜的，疫情发生，问题都是出在我们和动物的关系上。”

疫情爆发后，吉狄马加为抗击新冠肺炎的所有人创作的诗《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我们彝族的传说中，人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吉狄马加对记者说，“我们和动植物一同生存，大家都应该是‘兄弟姐妹’。”

“新冠肺炎再一次告诉我们，人类虽然强大，但是这种强大也并非没有弱点，这次的病毒就是印证。”3位作家一致认为，这次疫情是大自然又一次给人类敲响的警钟。相比2003年，这一次更加震耳欲聋。

“疫情发生了，我们作家非常痛心。十几年过去了，人们还是没有善待野生动物。”高桦叹息道。

17年前，他们高声疾呼，为野生动物奔走呐喊，7年前，他们在社会遗忘的脑海里投下感情真挚的呼吁。今天，他们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宣扬着心中的执念。

“在北京，如果我看到哪家饭馆在卖野味，我就去找老板理论。为了这件事，我没少挨骂。”高桦老师今年已经86岁高龄，语气却依然坚定，“不论是十几年前还是现在，我们作家对野生动物都是一如既往的热爱，不会改变。”

末了，想借用何建明先生的几句话——

呜呼，我的祖国，你尽快告别疫情吧！

你从此再也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13790(广告部) 67113791(发行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8048号 年价：390元 月价：32.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